潭州三响

周艺

在浩瀚星空面前，时间是个过客，当时间如光影飞逝，真理永存；在时间长河面前，历史是个过客，当历史像风般流走，留守的则是文明。长沙，这座披就万古神韵的名城，以自己独有的姿态，从遥远的时空走来，每一次幽沉的鼻息，都金声玉振，气动梁尘；每一次钝重的足音，都踏在了华夏文脉的节律之上，掀起的涟漪，回惊世界，波震古今。这里，只随手撷取这部煌煌大曲的三个乐段，回听主角们长沙会面时奏出的三声交响，浅描淡画，追书忆写的感受来自于各自时代的最强重拍。

插画/何朝霞

壹 公元770年：李乐圣街角献艺 杜工部和声江南

广德元年(763年)春，梓州(四川三台)。

一位脸庞消瘦、肩部微耸的灰衫者，正徒步街心，忽见四周众人奔走，呼喊不绝。他叫住身旁疾行的男子道：“敢问兄台，发生了何事？”那男子道：“史朝义自杀了！”灰衫者一把扯住男子道：“此消息当真？”那男子甩开他道：“城关有告示，自己瞧去！”

灰衫者闻言大喜：“皇天有眼，皇天有眼呐！安史之祸终于平了！不行，我得做些什么，回家！对，回家！”说完，他快步而去，一路不停，宛若脚下生风，长眉后扬，乱须纷飞。到了草堂，他唤来妻子，铺纸研墨，奋笔写下一首七律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妻子杨氏一旁赞道：“这是你平生第一快诗！‘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’，咱们这是要走了么？”灰衫者道：“夫人说得极是。咱们为避战乱，颠沛数载，此刻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快些准备起来，随时动身。”

这是公元763年的春天，也许，是杜甫一生中最开心的一个春天。

这个春天，在他的眼中，回到了“三月桃花浪”和“争浴故相喧”的春水边；躺在了“纷纷桃李枝，处处总能移”的春草旁；也湿润在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里；在他的梦里，是早年放荡齐赵、吟游吴越；是三两好友倚剑江湖、寄情山水……大乱过后，一切都会好得顺理成章。

大自然的四季在循环往复，自平乱始，杜甫的每个迁居故事仿佛都发生在春天，可是，他自己的春天却迟迟不来相见。回乡的日期，也总是被各种事情打扰，无法推定。不仅如此，其间，因为要补贴家用、筹措盘缠，不得不应了朋友的举荐，频繁移居各地。

广德二年(764年)春，杜甫被荐为“检校工部员外郎”，到了成都。大历元年(766年)春上，举家再往夔州(四川奉节)，在那里的两年间，他被迫卖诗，以求度日，细细数来，竟留下过四百三十余首诗作。

大历三年(768年)，照样是个春天。经不住思乡折磨的杜甫，终于放下夔州的一切，带着妻儿，毅然登船出峡。这一走，不期却迎来了他与潭州(长沙)的三次命中相逢，这相逢，不仅是潭州文史上的铿然巨响，还成就了杜甫晚年“现实主义”的不朽绝唱。

湘水应该庆幸，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，在这样家国动荡的岁月里，曾有一叶扁舟，载着一缕心忧天下、后世为表的伟大诗魂，三进三出，停泊潭州，为当地原本宽容的人文底色，平添了更加厚实的一笔。

而此刻，诗舟出江陵、转公安，经过数日的长途涉水，这支饱经风霜的如椽巨笔，正河奔海聚，蘸满豪情，题在了岳阳楼上。他写的是：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”

大历四年(769年)，依旧是春天，诗舟穿越八百里洞庭，夜宿青草湖、白沙驿，一路向南，劈波斩浪，入了乔口，抵达潭州。“贾生骨已朽，凄恻近长沙”，杜甫想不到，就在令他凄恻的乔口，这个四州通衢的水运之地，数百年之后，赫然立起了一座“三贤祠”，自己与屈子、贾子，被世代供奉，几经战火，却香火不断。

清明节的烟雨，总是迷离而悲郁，诗舟于这份漫江惆怅中，悄然停靠小西门码头，杜甫就此踏上潭州的土地。“不见定王城旧处，长怀贾傅井依然”，他来不及抖落身上的疲惫，便迫不及待地追觅定王台旧址和贾谊故居，再登临岳麓山，鸟瞰长沙城，留下了“潭府邑中甚淳古，太守庭内不喧呼”“宋公放逐曾题壁，物色分留与老夫”的诗句。

在江阁避雨，他感叹景色，信口吟来：“层阁凭雷殷，长空面水文”；在潭州会友，他泼墨下文，一蹴而就：“夜醉长沙酒，晓行湘水春。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。”

都说杜诗精巧绝伦，但却因题材真实，不苟于世，而少人收藏，在以诗立身，需显要才捧的中唐诗坛，名声并不煊赫，但我们从未怀疑过，仅诗人这份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，对诗文百分之百的情感浇筑，便无需任何人前来延誉，自成高峰，无可企及。

杜甫身在这个时代，杜诗却不在这个时代！杜诗远远地甩开了这个时代！在盛唐气息浸染得腐气熏天的二维坐标系里，早早地加入了针砭时弊的第三根轴线，升维了整个唐诗的格局，一濯陈旧的诗品调性，打上了属于他的永恒印记。

由于友人亡故，内乱又起，诗舟不得不来回往返潭衡(衡阳)二州，不得安生，更无法北行。大历五年(770年)，是杜甫记忆的最后一个春天，潭州城外，水火荒寂，饿殍遍地，已不复几个月前的安宁之景。这日，彻底失去依靠的杜甫拖着羸弱躯体，远赴粥厂，取食挨日，路过一个街口，忽闻羌笛入耳，笛声幽怨，委婉低沉，不绝如缕。“这年月，连吹篪乞食者，水平竟高到此境？”杜甫心中苦笑，举步上前，循声而找。

街角一处，有围观者聚集，皆在掩面啜泣。杜甫分开人众，挤到前排，见到一落魄老者，朝北席坐，正吹奏筚篥，一旁摆着羯鼓，一曲吹罢，众人纷纷掷钱，那人看也不看一眼，继续演奏。

“这是《伊州歌》，寻常人哪里吹得出来？”杜甫心头一动，蹲在奏者面前仔细辨认，“龟年先生，是你么？”那笛音一挫，忽地转高，飞扬而去。老者举头，已是满目泪光。杜甫大惊，这不正是乐圣李龟年么？他可是玄宗最爱的乐师啊！当年，多少欲亲来一听的王公贵族、豪门高户，结驷连骑，千金相请，都难以近身！

“龟年先生，何以也流落到了江南？”杜甫问道。李龟年不答，反开嗓唱道：“清风明月苦相思，荡子从戎十载除……”歌声凛冽，震人心魄。

这不答，倒成了最好的回答。歌声入心，激得杜甫胸中热浪滚滚，“我来助你！”他一屁股坐在了李龟年身旁，搬过羯鼓，敲出了律动。这两边，高下相迎，音声相和，互为拱举，使歌鼓之声传出数里，闻者无不动容。那湘水春涛，仿佛也被感召，拍打起岸礁来应，一时间，万物跟随，皆当了声部，行人驻足，飞鸟不翔，皆为乐声让路；龙鱼沉底，闲云难覆，只因全神贯注！这乐声渐入高潮处，分明是一幅活脱脱的巴姬弄弦，汉女击节，秦人鼓舞，战士微醺的悲怆景象……

歌声骤停，羯鼓未歇，但听杜甫在鼓音中独自高声吟诵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数百年后，人们都说，《江南逢李龟年》道尽全唐兴衰，为七绝之冠，也是杜甫最好的一首诗。

贰 公元1167年：辩理学张朱嘉会 道终同妙绝无伦

闽北古道上，有三人四骑飞驰，他们已出崇安数日，一路向西北而行。到了一处驿站，马上一素纱单衫，阔脸重须的男子收缰，看了看西天红云道：“暂且在此歇息，明日辰时即走。”身旁两人应了，男子添上一句：“将这些书本都卸下来，秋夜露重，莫打湿了。”两人称诺，下马行事。

歇息饮茶之际，忽听门外起了喧杂，但见两官差走将进来，其中一位手执一卷横轴，大声道：“哪位是紫阳学派的朱熹先生？”一人起身回道：“我是，敢问公差大人寻我何事？”那官差道：“这一路好追！奉崇安(武夷山)知县诸葛廷瑞大人之命，特送横轴一幅，望潭州之行顺畅，紫阳学派得胜而归！”说罢展开那卷横轴，朱熹等三人接过，发现上面手书四个大字：“闽学昌盛！”

原来，朱熹出闽的消息，已惊动闽地四方，自己的学派中执不同意见者纷至沓来，企图劝止他西行，于是每到一处，均有学人客馆伺候，一示辩舌，呈说利害，请他莫要冲动，务必三思。想那南宋中期，理学兴起，学术氛围极浓，各学派各宗流为了观点，展开辩论，乃家常便饭之事。但，从未像此次这般吸人眼球，一个学宗，居然劳师远赴，去向另一宗师发起挑战，赢了固然光大了本门，若是输了，八闽学界颜面何存？

此刻正值乾道三年(1167年)初秋，山道上各色酢浆草正艳，迫不及待地展示妖娆色彩，仿若为朱子三人送行。而八闽哪里知道，当今的华夏学界，正岩浆欲隆，蓄势待发，似疯狂地找寻着一个契机，预备来一场旷世的文化碰撞，那碰撞出的思想火花，将光泽千秋，福照后世。

朱熹师徒，走古道，绕山路，渡江水，风尘苦旅，信念不改，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，终于近了潭州城关。

浏阳门外十里处的半柳亭，一青衣少年正扶柱遥望，见远处三人四马踏尘而至。他快步出亭，道中稽首，朗声问话：“前方可是八闽朱子一行？”朱熹驻马，回礼道：“这位小哥名姓？”

“晚生吴伦。”少年道，“南轩(张栻号)先生门下，先生知朱子今日午前将从此过，特命我前来迎接。”朱熹讶异道：“我本属意走南门，昨日方决定改行东门，钦夫(张栻字)他如何事先得知？”

吴伦躬身道：“吾师今日辰时说，紫气东来，贵客必走浏阳门，故命我携茶以候，请朱子亭内歇脚，稍后上路。”

朱熹笑道：“都言麓山清心，湘水养人，今日便先饮三杯，涤净腑内污浊，再去这灵山会友！”遂与弟子在亭内暂歇，半个时辰后，四人启程。

远未到东门，便见百十学子城外御风，垂手静待，当中一人榔冠白履，姿貌俊美，挺身而立。朱熹不待马到近前，下鞍快走，两人四掌相执。朱熹道：“两年不见，钦夫兄愈发神采烨然！怪不得那杨万里，对兄台推崇备至，酒后念及钦夫，均道‘张栻，世之少有人物。’我亦读过兄台所著《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》，想来南轩先生已得诸葛孔明之风？”

张栻道：“朱子此番远来会讲，当是湖湘学人大幸之事，我已扫榻以待，在书院设下薄酒，接风后，将聆听教谕。”朱熹哈哈大笑道：“钦夫客气！彼此彼此！”便与张栻携手而去。

无须尽述两人见面后的细节，只知道，据此后，文坛大动，学界巨响，事后十方学子皆发感叹：“恨不卒业于湖湘。”更无意厚此薄彼，猜测辩难结果，只引用后世大儒黄宗羲的话说：“湖南一派，在当时为最盛。”

潭州嘉会，张朱会讲那日，听讲者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本来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场地，生生扎下了千余人众，门外求听者更是无数，以至于“一时舆马之众，饮池水立涸”。门内，为方便学子记录，全都备下了香案，学子们自带墨纸，一时间，潭州竹纸，货源紧缺。

那些天里，有史载曰：“举凡天地之精深，圣言之奥妙，德业之进修，莫不悉其渊源，而一归于正大……”有楚志考：“为宋张南轩、朱晦庵(朱熹号)两大儒讲学地，于时远近向慕，弦诵之盛，比于邹鲁……”朱熹学生范伯崇说：“二先生论《中庸》之义，三日夜而不能合……”元代理学家吴澄云：“相与讲论，阐明千古之秘，骤游岳麓，同跻岳顶而后去。自此之后，岳麓之为书院，非前之岳麓矣，地以人而重也……”

那些天里，张朱二人每日从湘水之东妙高峰上的城南书院，渡江而西，至山前的岳麓书院轮番开坛授讲，崇慕者如云。他们追随二人足迹，也不断地登舟渡水，西去东回，身为湖南安抚使的刘珙见到此情此景，干脆在两岸都建了船斋，供大家休息。一日傍晚，看着满江普照，水波流金，张栻笑言东岸该叫“文津”，朱熹便信口指着西岸回了句“那这儿就是‘道岸’”，自此“朱张渡”成为学子们求学问道的必经之地，遂成一时之盛。

那些天里，儒家理学中的若干理论分歧是否葺理，在开华夏文化之先河的张朱会讲中，依稀有了答案。关于“中和说”；关于“太极说”；关于“知行说”；关于“仁说”，从世界观到方法论，内容广博，不一而足。

譬如“中和说”，之前朱熹描述他们之间的异同时，用了这样的话语：“湖湘学派是主张‘动中见静’，而闽学一派则力主‘静中见动’。”所谓“动中见静”，用今人的话说，就是静止并不绝对，只是相对于某种运动而言的，因此，即使在不断变化的运动之中，也能够体察到静止的现象；而闽学的“静中见动”，则是要求“默坐澄心，体认天理”，即在经验心理“未发”时体认这个先天本体，朱熹阐述这个论点时，反复立言道：“静者，养动之根，动者所以行其静”“静者为主，而动者为客。”换句通俗的话说，在他的理论体系里，静止是绝对的，而运动则是相对的。

辩难的结果，从朱熹后来的书信和文章中传递的信息不难看出，他已逐步接受了张栻的学术观点。因为不久后，生性爽朗、豁达敢言的他便在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去冬走湖湘，讲论之益不少。然此事须自做工夫，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。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，方为己物尔。敬夫(张栻字)所见，超诣卓然，非所可及。”这里，他对张栻的学术思想表示钦佩，肯定于“日用间行住坐卧处”求“未发”之中，这显然即是“动中见静”的具体方式。

至于其余结论，无需赘述。因为无论辩难的结果为何，历史都已然无法抹去，这个秋天在潭州的岳麓山前，所发生的一切，也无法用言语表达张朱会讲这个破天荒之举所迸射的深远影响。这对于理学，对于这两个学派，是实现了从固步自封、闭门冥想的学问，向着博采众长、融合万物的宇宙哲学迈进的重要突破。对于朱熹，这个后来成为“程朱理学”泰山北斗的名字，能配享太庙，为后世景仰，这个秋天，该是他的人生里程碑。

而对于潭州，这座苍古名城，因数千年的不断沉淀，其思想精魄，在楚风楚韵的强劲根脉上，经血火淬炼，被人文滋养，借张朱会讲之势，已然长成一棵参天巨木，即将结出“湖湘文化”的代代硕果。

绍熙四年(1193年)深冬，当朱熹以荆湖南路安抚使的身份知事潭州，再次站在岳麓书院的盖顶琼花中，应是感慨万分的。因为那时，“忠孝廉节字匾”依旧笔画鲜漓，“赫曦台”上依旧澄明光亮，“朱张渡”依旧人来人往，可他最思念的却依旧是，那个秋风下白衣胜雪的张南轩……

叁 公元1850年：林则徐泊船托愿 左宗棠投水敬公
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是个注定不平凡的年份，在这一年的世界各个角落，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2月2日，美墨战争结束；21日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《共产党宣言》；25日，法国二月革命胜利，七月王朝灰飞烟灭；7月11日，英国滑铁卢车站通车，迎来了铁路运输的空前发展；9月16日，土卫七卫星被美英天文学家发现；12月，拿破仑三世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；同月，世界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诞生……

这一年，在中国的腹地，长沙府所辖湘阴县柳家冲，也有一位注定不平凡的人，正被自己平凡的生活折磨得夜不能寐。他，便是被梁启超誉为“五百年以来第一伟人”的左宗棠。

此时，这位失眠者，翻身起床，挑灯伺砚，索性给远在贵州的亲戚兼好友、安顺知府胡林翼去信。信中诉道：“余自比今时之孔明，安居山野多载，然实无发挥之余地也，每每来邀者，不是小官微吏，便是无识之辈，甚为烦忧。而今虚度三十有七，这华夏莽莽大地，竟再无今时之刘备乎？悲哀之至。署名：今亮。”

写完，又觉无趣，一把扯碎，弃入废篓，取过一张地图来，仔细查找此刻自己所在的位置，然后标记上“道光二十八”的字样，叹下一口长气，推开木窗，让凉风贯入。这连番的动作，惊扰了妻子的好梦，她起床问道：“季高(左宗棠字)，又没睡安稳么？”

左宗棠怀着歉意道：“不意吵了你的休息。”妻子周氏下地，为他披上外衣，道：“要不，应了湘阴知县相邀，去做县丞，也好过夫君整夜长吁短叹。”左宗棠道：“断然不可，若去做了县丞，琐事缠身，这辈子便永无出头之日。”“昨日陶家又捎信来，望你回去”，周氏道，“若你不愿，安化就不去了，另图打算？贺师傅、陶大人虽说都已不在，但你这八年来为陶家含辛茹苦，尽心尽力，对二位也算有了交代。”左宗棠不答，安抚妻子道：“你先睡吧，我再想想。”周氏睡下，次日睁眼，却发现身边的男人早已离去。案上镇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已暂回安化交割诸事，吾妻且心安。大丈夫不可言而无信，做了陶家这么多年的管事，岂能在最后关节有始无终。勿念。”

左宗棠说到做到，果真回了安化。那本是恩师贺熙龄于道光二十年(1840年)时，做好的安排，让他去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故里的私塾坐馆，原因很简单：一是教授陶澍幼子，二是磨砺他的心性，锻造他的本领，好让他此刻凝神铸宝刃，他日一剑震九州。

那陶家书囊无底，藏货甚厚，从经史农学到地理兵阵，从民俗异志到科学文献，包罗万象。这位岳麓书院的一年学子，坐拥书城，乐不思蜀。八年下来，不仅遍览无遗，还博闻强记，期待着学以致用。他尤喜军事，结合自己的感悟写下多部策论，对山川险要、战守机宜进行了详细阐述。胡林翼看后，只评价了四个字：“已登道岸”。

而他道光二十八年的转头一走，也险些酿成自己的终生遗憾。这日，左宗棠正在馆内忙碌，一学童来道：“湘阴转来左先生一封急信。”他拆开来看，顿时兴奋不已。那是胡林翼自长沙桥头驿加急来信。信中以较为急切的口吻提到：“元抚(林则徐字)公，你心中最崇慕之人，将于三日后，途经湖南，他这趟行色匆忙，只在长沙驻留一日。我已向公力荐，他也应允见你一面，望接信后速赴，此刻我已在长沙等候……”

他忽觉哪里不对，赶紧看落款时间，已是六日之前，这说明此信到了湘阴，再转来安化，分明已耽误了好几日时光！他立时如坠冰窟，沮丧不已！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与自己敬佩之人谋面的机会，居然会这么阴差阳错地滑面而过！他连忙向安顺府去信，呈述窘境，并向元抚公和胡林翼表达歉意。

原来，那信中所指的元抚公，便是晚清一代人杰林则徐！他是嘉庆十六年(1811年)的进士，曾历官翰林编修、浙江杭嘉湖道台、江苏按察使、东河总督、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等职。在江苏整顿吏治、平反冤狱、兴修水利、救灾办赈，深得民心；在湖广大力开展禁烟运动，收效极大。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以钦差大臣之身赴广东禁烟时，派人明察暗访，强迫外国商人交出鸦片，并将鸦片集中于虎门焚尽，史称“虎门销烟”！这一把火，不仅烧出了中国人的硬气和尊严，也烧出了人们对羸弱腐败之清廷的一丝希望！更烧出了士子们对林则徐的景仰！其中，当然包括远在湖南的左宗棠。

这把火最终引燃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。战争爆发后，他沉着冷静地令广东军民严阵以待，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。不想却被奸佞构陷革职，遣戍伊犁。其间他曾奉命赴浙江镇海协防，并留开封襄办黄河决口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十一月重获起用，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。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，政绩卓著。此番由于治疆有功，调任云贵总督，赴任途中，路经长沙。

林则徐曾做过陶澍的属下，两位廉吏，互为知己。胡林翼与他相熟，很早便和他有书信往来，一次通信时，郑重其事地称可为他举荐“湘中士类第一”等高士。他在信里写道：“谓横览九州，更无才出其右者。”

对于胡林翼推荐的人物，林则徐自然看重，但看到他所用的溢美之词，又有些将信将疑，经过胡林翼反复劝说，终于首肯可在过境长沙时，略见一面。胡林翼十分高兴，正好他也要回湘公干，于是便先行赶到长沙，一方面迎候自己的上官，另一方面也好近身引见左宗棠，并飞马快信告知好友，促他早些动身。

早些日子，他得知左宗棠回了柳家冲，于是去信湘阴，不想这会儿，左宗棠临时奔了安化，不巧错过。

好在命运没有薄待这条湘阴“卧龙”，就在为错失谋面而孤怀怅结的当口，传出林公将再次途经长沙，并相约于湘水之滨的船上会晤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一月的一天，左宗棠严装正衣早早出门，守候着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时刻来临。

正值长沙的穷冬，天凝地闭，潮寒昏暗，江面有微雪飘摇，风平浪小，一个微胖的身影，急匆匆地行来，他左右环顾，确定位置后，奔向悬起几盏灯笼的锚地，那里，一艘泊岸的篷船在静静等待。

到了船边，他躬身施礼道：“湘人季高求见。”闻言，舱内步出一矍铄老者，便衣布袄，花甲银髯，他冲来人道：“已等你多时，便上来好了。”

左宗棠道诺，提脚去登艨板，刚走两步，一个不慎，足下踩空，落入了江中，船上一片骚乱，随从俱出，连忙救人，好一阵施力，总算将人救起，林则徐看着眼前的“落汤鸡”，打趣道：“此为湘人之见面礼乎？”

左宗棠举手作揖，应声解嘲道：“他人敬公，五体投地；晚生敬公，五体投水。”林则徐被他的机智感染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不凡，进来换衣，莫要着凉！”左宗棠入舱更衣，围炉烤火，品着热茶黄酒，两人相谈，愈谈愈深入，愈谈愈合拍。

历史到了这里，似乎刻意喘了口气，让原本焦灼不堪，陷入彻骨寒夜的晚清暖了暖身子，再步履蹒跚地朝前进发。因为当晚，先后被誉为“民族英雄”的两位，惺惺相惜，臧否人物，纵论古今，策及国事。这场湘江夜话激起的热焰，足以让他们自己丹心映日，青史留名！

这两人“宴谈达曙，无所不及”。末了，林则徐大悦道：“胡林翼眼光不虚，季高小友果是不可双求！”左宗棠忙起身答道：“受林公一夕教谕，胜过十载苦读！”林则徐取过口袋，递与小友道：“这是我在疆多年收集来的舆地资料及治疆心得，悉数交由季高，我敢预料，今后，东南洋夷，能御之者或有人；西定新疆，舍君莫属！”

左宗棠惶惶接过，顿觉此物沉甸，他接过的哪里是资料，分明就是林则徐殷殷重托与国家西定边陲的责任！而此时，他还只是个村野书生，并无半寸功名可言！

之后的数十载里，左宗棠果然如与林公商量的一般，推动洋务运动、主持建立近代工业企业、培养海军人才、痛击洋人挑衅、收复新疆、维护国家统一。

而传奇注定是从这夜开始的……